

迷
眼
的
沙
子

胡適題

法國臘皮虛的滑稽劇

迷眼的沙子

趙少侯譯

迷眼的沙子

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版 二千册

實價四角五分

原著者

E. M. Labiche

翻譯者

趙少侯

版權
所有

發行者

上海望平街
新月書店

序

臘皮盧是法國十九世紀滑稽劇大家，他不朽的著作，就是「意大利草帽以及 *Le Voyage de M. Perrichon*」，但他所著劇本，有百來種，印成了十大厚本。

我為什麼要介紹臘皮盧的著作呢？現在新舊戲劇，都在破產時代：上海的「狸貓換太子」「濟顛活佛」魔術戲，就是舊戲破產最近的表示。新劇呢？文學革命的成績，除了介紹幾本易卜生蕭伯納的劇本以外，也沒有什麼可紀的地方，至於那種「四不像的」「文明新劇」，連北京城裏警察廳，居然也下了告示來禁止開演，那還有什麼討論的價值呢？

易卜生一派的劇本，不能受中國社會歡迎的緣故，我已經在我那

篇「中國新劇劇本之商榷」裏頭討論過一下子，所以我今天不得不想到臘皮虛身上來了，至於我介紹臘皮虛劇本的原因：

（第一）滑稽劇是合着羣衆心理的，無論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法國人，美國人，阿非利加的土人，蘇州人，廣東人，都喜歡看滑稽戲，不要說別的，影戲大王却比令，就是最好的的一個榜樣，……不像那易卜生一派的戲劇，在我們中國，當初只有幾個窮教員，「新青年」，在那裏拚命捧場，現在連他們也冷淡起來了。

（第二）滑稽劇是不分國際界限的，「意大利草帽」法國人看了發笑，德國人看了也發笑。我記得我第一次看見「意大利草帽」那齣戲，是在瑞士日奈瓦的一個戲院裏，大戰以前，日奈瓦差不多可以算得一個小小的萬國都會，阿拉伯人，土耳其人，斯拉夫種族的人都有，英法意德的人，是更不必說了，可是那一天沒有一個人不拍手狂笑的，那末在

中國臘皮虛的劇本，未始不能博一個閨堂大笑呢。

但是我何以要提倡法國的滑稽劇呢？因為這是法人所擅長。法人的祖先，就是古洛滑民族，這一種人，向來抱樂天主義，一天到晚，總是喜笑顏開的，所以法國自從 Jodelle 起，到莫利安 Moliere 一直到臘皮虛爲止，都是滑稽劇大家，不要說別國，就是我們的東方淳于，恐怕也不能望其項背呢。

除了 Labiche 以外，還有 Courteline, Lavedan, Tristan Bernard 都是現代很著名的滑稽劇家，不過比較起來，他們在法國戲曲史上佔的位置，沒有臘皮虛那樣的穩固，至於莫利安呢，更沒有介紹的必要，（第一）因為時代隔得太遠了，（第二）莫氏的劇本，內中有許多詩劇，譯出來是毫無趣味的散文，豈不是太辱沒了他麼；不過臘皮虛劇本裏頭，往往有一種預備唱的 Couplets 這是在 Comedie—Vaudeville 司空見慣

的東西，可是譯起來，却很費事，所以我主張把他刪了，但是我們雖則不能「窺其全豹」，却於劇本的精神上，絲毫沒有損失的。至於劇本不分國際界限的問題，譬如有許多劇本，在本國是很受人注意，一到外國去試演，就沒有人來過問了，現在德國的表現派劇本，就逃不了這種命運，還有許多劇本，在本國裏也沒有人去理，可是在國外却非常受人歡迎，這裏頭也很有研究的價值。還有許多劇本，譬如 *Rostand* 的詩劇，*Cyrano de Bergerac* 韻文的體裁，歷史的材料，同別種劇本，比較起來，更覺枯寂無味，何以反名震全球呢？

(第三)滑稽劇是同人的健康，很有關係的。現在我們中國，南北交戰，民窮財盡，東也鬧水災，西也鬧旱荒，略略受過教育的人，看了這種情形，那有不抱悲觀的道理，可是一抱悲觀主義，對於個人的健康，就有大的影響，……因爲「悲觀主義」四個字，是最容易戕賊人的身體比

「婦人」「鴉片」還要利害一點兒，……所以我主張提倡這種劇本，雖則是苦中作樂却也是斷斷不可少的。

以上三種原因，還不算什麼要緊，我所最注意的，是在實行一方面，照我剛纔所說，臘皮虛的劇本，既然是合着羣衆心理而且不分國界，如果我們好好的排演起來，一定是不致於失敗，況且現在新舊戲劇，既然都破了產，我們研究戲劇的人，不得不想出一種中國人向來沒有見過的东西來試驗一下子，要曉得純粹的滑稽劇，中國向來是很少的，但是我也承認這是一種過渡時代的辦法，可是話雖如此說，「意大利草帽」確是世界戲曲史上數一數二的杰作。

我現在所希望的就是我們將來能夠把那本「意大利草帽」排演一下

子……

宋春舫

民國十年雙十節上海時報擬出特刊，宋春舫先生與我譯了一本臘皮虛的獨幕劇「兩個都是胆小的人」，那時宋先生便做了這一篇序，對於臘皮虛的作風有很精確的批評。今春我譯了「迷眼的沙子」，原想再做一序。但是讀了宋先生的文章，覺得應說的都已說了，實毋須再做這種重床疊架的事了，所以借來一用。

譯者附記 十八年十月四日

迷眼的沙子

上場人物

拉底諾

馬蘭若

洛巴

弗雷德里

木器店主人

廚房頭兒

龔司當士 拉底諾之妻

柏郎士 馬蘭若之妻

歐美利 馬蘭若之女

亞力山大林 馬蘭若夫人之女僕

約瑟芬 拉底諾夫人之女僕

索非 馬蘭若之女僕

着制服男僕甲

着制服男僕乙

小黑奴

第一幕

『佈景』

馬蘭若家裏，中等人家客廳。左邊一架鋼琴，右邊一張寫字檯。中間一張小圓棹。

索非——那末，太太，不要魚了？

馬蘭若夫人（坐在圓棹傍，手中做着活計）——不要了……這一星期，老是刮風，魚價大概是大的了不得了……不過還得仔細點，肉不要買得太貴。

索——青菜呢？……現在豌豆將上市。

馬夫人——你總該知道新上市的東西是沒有味兒的……你還是做一盤白菜夾肉罷。

索——和上星期一樣？……

馬夫人——買菜回來，拿你的賬簿來。我們算一算賬。

索——是，太太。

（她由右下）

馬（由中門上）——是我，你早起好！我的妻。

馬夫人——你出去了麼？從那兒回來？

馬——我將去看一個病人。

馬夫人——你看病人！還提呢！……你醫治的總是那些街上被車撞倒或由窗掉下地的意外病。

馬（坐下）——可是，今天有人六點鐘到家裏來請我出馬了。……我有一個病人可以醫了。

馬夫人——那末，是個外國人罷？

馬——不……是個法國人。

馬夫人——這可是兩年來第一次，竟有人想到請你看病了。

馬——（歎然）我慢慢地出名了。

馬夫人——五十四歲，也是時候了。你願意我告訴你嗎：你的缺點就是不懂世故，不明瞭醫道是什麼東西！

馬——怎麼？

馬夫人——當上帝偶然給你送來一個主顧的時候，你總先說些話讓他放心……你先對他說：『這不要緊！幾天就好了。』』

馬——爲什麼要嚇他？

馬夫人——用了這種方法，你老是好像僅醫好了一種無關緊要的病，一個凍瘡似的！我知道好幾個你的同行，那是真正的醫生！他們若接近了一個病人，那決不是兩天就完的事！他們立刻就說了：『這須要許多日子才能醫好，很多的日子！』並且他們召集他們的一個同行來共

同商酌一個辦法。

馬——那有什麼用？……

馬夫人——這位醫生下星期就要趕緊照樣回答他一下。……你看這就是招徠主顧的法子啊。

馬——（立起來）我，決不這樣辦！

馬夫人——你，因為你太老實，主顧慢慢地都跑了。末了祇剩了一個主顧……最後的一個……一個很忠厚的人……

馬——杜布兒先生……我們的鄰居？

馬夫人——他吞下肚一根針，自己也不知道是吞了針……你替他醫了十天……很好……情形很順手……然而你就糊塗到這樣，一天早晨對他說了：「親愛的杜布兒先生，我簡直看不出你是什麼病。」

馬——但是我真看不出呀！

馬夫人——看不出的時候，應該說：『這個真麻煩……』啊，倘使我是

醫生……

馬——你該是怎樣一個賣嘴郎中。

馬夫人——幸虧上帝賜了我們兩萬二千佛郎一年的利息，我們不用靠你的主顧吃飯。他是何等樣的人，今天早起來請你看病的人。……

馬——（爲難狀）是……是一年輕的人。

馬夫人——好人家的？

馬——（向一抽屜中取鈔票）是的……他有家眷……拿去，收起這四千佛郎。

馬夫人——幹什麼？

馬——我們客廳的傢俱不是換過了嗎？今天木器店來收賬。

馬夫人——（接過鈔票）啊，不錯的……然而，這個主顧？（她立起來）

馬——你真好管閑事……是與我們同住的馬車夫，他被馬踢了一腳……

這都告訴你了。

馬夫人——一個馬車夫？恭喜恭喜……明天該有人請你去醫馬了。

馬——你儘管取笑我好了！然而我給這人看了病，心裏很高興……和他談話，我聽了許多消息……

馬夫人——什麼消息？

馬——有人在議論我們家的事。

馬夫人——議論我們？有什麼可議論的？

馬——不是議論我們；是說那天天來和我們女兒弄音樂的少年。

馬夫人——是說弗雷德里先生？去年夏天我們在包尼海浴場認識的那少年？

馬——他們說他是歐美利的未婚夫。昨天晚上在門房裏，他們大家連結